

一個英國記者的百年預判

侯 軍

這是一本名副其實的舊書，書頁一碰就會掉下紙屑。我在香港舊書店遇到它時，店家用玻璃紙包裹着，不許隨便翻閱。我說想看看內容，人家順手就拿過來一張泛黃的舊報紙複印件，客客氣氣地說，您就先看看介紹吧，鍾意了再給您打開……我雖心有不快，也暗暗佩服店家對舊書的這種敬惜態度。當然，最終我還是以不菲的價格，把這本舊得掉渣兒的老書，收入囊中了。

這本書就是《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一月）出版的陳曾毅的漢譯本——我收藏的是這個漢譯本的初版本。

埃得溫·約翰·丁格爾（Edwin John Dingle）本是一個來華傳教的傳教士，後被聘為《字林西報》記者和上海英文《大陸報》的特派記者。他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間，曾兩次大範圍徒步步行中國大西南，最後抵達緬甸。這本書就是根據這兩次長途跋涉的採訪見聞寫成的。全書分為二十五節，詳細記錄了他的兩次遠行的歷程：第一次是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從新加坡坐船到上海，溯長江而上至重慶登岸，至此放棄現代化交通工具，步行經宜賓到達雲南。途中染病，在昭通、會澤居留了半年多。在此期間，他廣泛接觸了雲南各階層民眾。病癒之後，經昆明、大理、騰沖到達緬甸。第二次是一九一〇年二月，丁格爾再次返回雲南，在會澤、昭通居住數月，遊歷雲南東北部的苗族居住地，後由陸路前往漢口，不久回到上海。

該書附有一個行程表，丁格爾對每日所經地點都有詳細記錄。據其精確計算，他得出如

下結論：「予遊歷時在一千九百零九年及一千九百十年，江行乘輪或小舟，約二千八百英里；陸行一萬一千八百七十里，合英尺有三千九百五十六里。共六千七百五十六英里。」

在百年以前，一個外國人，語言不通，孤身一人，穿行在中國被視為偏遠荒蠻的西南邊地，步行超過萬里，即便放在現在，也可稱為壯舉。其經歷的艱難險阻、疾病困厄等等，在他的書中都有十分詳實而準確的反映。

丁格爾有着新聞記者的敏感，也有學者般的專注和深思。他廣泛走訪，詳細探問，不僅親見了清末雲南政局的動盪，而且對雲南帶有現代轉型色彩的社會大變革，也頗為關注。他記錄了昆明的鐵路、新軍、大學堂、警察、監獄等情況，還深入雲南少數民族地區，記下了彝族、苗族和傈僳族的生產生活情況。其中，尤其對外界接觸較少的彝族諾蘇人的情況，包括諾蘇的社會階層、生產生活、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民風民俗，也記載甚詳。這些內容，不僅外國人感興趣，即便中國讀者也會感到新鮮有趣。漢譯《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一經問世，便大受歡迎，至一九二五年已出到了第六版。

丁格爾之所以受歡迎，一方面是其遊歷之地，外界所知甚少，新聞性強，保鮮度高。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在行文之間，常常以敏銳的判斷力和坦率直言的議論，不時給讀者帶來啟發，引起共鳴。譬如，他寫到雲南民眾受鴉片之害的慘烈後果：「予遊歷所經見多數之中國人，有因吸食鴉片而變為不堪之形狀者，有因吸煙而消瘦以死者，又有以生煙自盡者。當予書此時，即見四周之人，多被鴉片所壓制。」

隨後，他又舉出若干實例來證明：「可知鴉片為害之深矣。」世人皆知，英國是向中國傾銷鴉片的始作俑者，也是鴉片戰爭的發動者。幾十年後，一個英國記者以如此鮮明的態度來直書鴉片對中國人民的戕害，不能不說是十分可貴的。

不過，丁格爾卻片面地把勸戒鴉片之功，記在了教會的頭上，他寫道：「然今得教會勸戒之力，頗見成效，吸食者日漸減少，誠莫大之功德也。」這也難怪，他本身就是傳教士出身，所到之處，常常接洽當地的西方友人，其中大多也是傳教士，自然會接收到大量的教會方面的信息。在他的書中，還有一節專門寫到《雲南東北種族及傳教事業》，重點講述彼時西方宗教的傳播情況。可見，其西方人的文化視角和宗教背景，決定了他看世界的眼光和立場。

然而，恰恰是他這種西方人的身份和視角，也給中國讀者帶來一些「異樣觀點」，不僅會使彼時的中國人眼前一亮，即便過了一百多年，今天的國人重溫一下他的觀點，仍會感受到相當的震撼力——比如，他讚美雲南的風景之美：「山色變幻奇麗，不可名狀。此等天然之美，恐為斯世之所僅見。世人競稱瑞士風景，然以較乎此地，則直謂瑞士並無山水焉。」而我更看重的是，他站在歐洲人的立場，對中國與歐洲的現實和未來所作出的坦率而精闢的評點和預判，他寫道：

「現今歐人亦當知歐洲之和平，全視中國之能否完全自保以為斷。若中國不能自保，則歐洲之和平亦將破裂。尤有進者：予默觀時局，知將來必有一最大之權力，出現於世。其

事或非讀吾書者所能見，然必有實現之一日。所謂最大之權力，非他，即中國是也！予以為中國將來必有一日，由其偉大之人物，用其充足之國力，及其絕巨之陸海軍，以執列強之牛耳，而維持世界之和平。宣言於各國，不使再有戰爭之禍，起於國際之間，將以永息干戈於斯世。予信中國將來必有充足之權力，以實成此偉業。」

丁格爾的這段預判，說得斬釘截鐵，不容質疑。我在讀到這些出自百年前一個英國人的預判時，不由得環視當今世界，似乎看到那雙閱盡滄桑的眼睛，穿越了百年時空的阻隔，直視今朝的現實——今日之中國，不正在一步步「實成此偉業」麼？掩卷而思，內心不禁油然升騰起一種自豪的熱流。



▲陳曾毅譯述的《丁格爾步行中國遊記》。作者供圖

倚杖行路穩，心寬歲月長(下)

這裏還想說一說一根更加普通卻也有趣味的手杖。

五年前的秋天，市政部門對我報社所在小區馬路兩旁的梧桐樹進行修剪，那段時間，每天都有工人師傅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手持電鋸，挨個將每棵大樹上肆意向四周伸長出去的枝丫毫不留情地鋸掉，讓大樹更加簡潔而更顯偉岸，同時也消除了可能會遮擋公交车等一類大型車輛視線的隱患。但從另一視角來看，缺少了枝條旁逸其實也就不可避免地削減了這棵樹的蓬勃之美。然而，現實中，美往往是要向實用主義讓步的。這種局面雖不免遺憾，但為了實用的犧牲也是有特別的價值的。

那些天裏，我腰腿疼的老毛病有點冒頭，每天從早晨上班處理稿件，一直坐到午飯時分，站起來腰腿部便隱隱作痛。必須撐着辦公桌緩解一會兒，才有所好轉。這一天我處理完上午的稿件，便挪動着腳步，下樓穿過樓前的一條馬路，準備去對面小區的一個美食城吃午飯，正巧就遇上了幾個園林師傅在給一排梧桐樹做減法。放眼望去，樹下、路旁已堆積了一片鋸下來的樹枝。從這堆樹枝旁經過時，我忽然生出一個念頭，想從中選出一根可以充當手杖來用。

樹枝堆得像座小山，咫尺之遙師傅們還在幹活。我也無法精挑細選，只簡單快捷地扒拉了幾下，便從那堆樹枝中抽出了大約一米多點

的一根。看了看，枝幹雖有些扭曲，但粗細比較合適，尤其是稍粗的一端有一個分叉，簡直就是天然的手柄！我不由分說，像撿到寶貝一般掂起這根樹枝，直接帶着它去吃了午飯。人頭攢動的美食城裏，我掂着根樹枝的形象引起不少人投來詫異的目光。我也只當看不見，旁若無人地點餐用餐，然後拄着這根樹枝回了單位。

待用刀鋸削減掉多餘的枝丫後，這根梧桐樹的枝幹儼然天生就是一根手杖。它雖沒有挺拔筆直的軀幹，但那扭曲的身姿卻有了一種別樣的風味，斑駁圖紋的表皮，也讓她通體有了一些神秘的色彩。我找出一塊砂紙，稍稍打磨了一下手柄及其他幾處切面，並用一隻固體膠棒的蓋子鑲在一端，拿着試了試，感覺順心順手。它的身軀雖然扭曲，卻能支撐起我的挺拔，看似無用的殘枝竟有了這麼一番大作為，是它幸，也是我幸。

最新得到的一根手杖也有些話可以說。它是去年底我從即將歇業重裝的京城老字號「西單商場」所購得。這是一根材料並不算上等的紫檀手杖，木質紋理清晰，表面光滑銜亮，杖的把柄是犀牛角車削成的一個球形疙瘩，首尾部還分別鑲有銅和橡膠。在商場琳琅滿目的打折商品中，我獨選中它，一是我對此類物件的喜愛，另一個原因也是我想以此作為對這個老企業的懷念。其實，對過往時光的緬懷，又何嘗不是一根手杖，支撐和扶持着每個人的暮年呢？

倚杖行路穩，心寬歲月長。有杖可倚亦是人生之快意也。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一五二〇年四月六日，偉大的「文藝復興盛期三傑」中最年輕的拉斐爾·桑齊奧（Raphael Sanzio）在羅馬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七歲。當他去世時，床頭還掛着尚未完成的遺作《基督顯聖容》。

在教皇利奧十世（Leo X）為他操辦的盛大葬禮上，此作也被舉在送葬的隊伍中。畫作未完成的部分最終由其弟子朱利歐·羅馬諾（Giulio Romano）補畫，如今懸掛在梵蒂岡美術館（Pinacoteca Vaticana）中。然而，拉斐爾永遠無法得知的是，另一幅同題材的名作也於同年在遙遠的布魯日城悄然誕生了。

任何初次到布魯日古城的遊客，城內的聖母教堂（Onze Lieve Vrouwekerk）都是必到之處，只因教堂內收藏着意大利境外唯一——尊米開朗基羅雕塑《布魯日聖母子》。然而，這座擁有全世界第二高磚砌鐘樓的教堂，裏面的精美藏品遠不止「米神」。沿着教堂內設定的固定展線前往參觀《布魯日聖母子》的途中，會經過一件精美的三聯祭壇畫，安置在教堂色彩斑斕的彩色玻璃之下。大多數人直勾勾地奔着「米神」真跡去打卡，往往會忽略這件由「弗拉芒原始派」（Flemish Primitives）大師傑拉德·大衛（Gerard David）繪製的《基督在他泊山顯聖容》。

出生於一四六〇年的傑拉德·大衛比拉斐爾年長二十三歲，且比後者晚三年去世。這組三聯畫的中間主畫屏《基督在他泊山顯聖容》完成於畫家的花甲之年，呈現了《聖經》新約《馬太福音》卷中耶穌基督著名的「登山變容」典故——基督帶着彼得、雅各和約翰三位使徒登頂他泊山

時，在先知摩西和以利亞的見證下以一襲白袍顯現發光聖體的一幕。傑拉德·大衛嚴格遵循着《聖經》原文來詮釋這段基督的「顯靈神蹟」。白袍過身的基督站在山頂，上帝、先知摩西和以利亞三人以一個平衡的三角形在雲朵中現身，三位見證神蹟後備感難以置信的使徒們則跪倒在下方。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大衛降低了其年輕時在畫作背景中常用的湛藍色風景和藍綠色湖面的亮度，取而代之的是注入更多灰調的處理。雖然畫中也有對雲層、人物衣褶等細節的明暗處理，但畫作整體傳遞出一種理性的克制。

值得一提的是，傑拉德·大衛僅完成了三聯祭壇畫的主畫屏，側翼的兩幅並非出自他手，而是在他去世半個世紀後由同樣活躍於布魯日的畫家彼得·普布斯（Pieter Pourbus）補充完成的。後者在一五七三年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

世（Rudolf II）的寶石學家、弗拉芒人文主義者安塞爾慕斯·德·布特（Anselmus de Boodt）委託，將其夫人和孩子們畫在全新的左右兩側翼屏上，與大衛的主畫屏組成三聯畫。然而，由風格各異的兩位藝術家所「拼接」出的三聯祭壇畫在觀感上卻未顯突兀。究其原因，無論是風景背景的山巒及雲朵的視覺延伸，以及側翼漸暗的湖藍色天空，能看出後輩普布斯不僅力圖與前輩的畫風相容，還利用左右相對暗色的背景來凸顯基督顯聖容的光芒。在祭壇畫上端精美的彩繪玻璃所透出的日光照耀下，主畫屏的亮度更被提亮了幾分，讓畫中的神蹟顯得格外醒目。

站在畫前，腦海中不由自主地將傑拉德·大衛筆下的「登山變容」與拉斐爾遺作相比較。兩幅同樣完成於一五二〇年且題材完全一致的作品，能夠明顯看出拉斐爾的詮釋有着更加複雜的人物組合（下半部分是顯聖後的基督治癒被惡靈附體孩童的橋段，畫家巧妙將兩段《聖經》故事合二為一）、色彩更為明快豐富，且因強烈的明暗對比而更具戲劇性。這位梵蒂岡天之驕子在其遺作中展現出了超越時代的前瞻性，不單因代表着「文藝復興盛期」風格的至高典範而影響數個世紀，甚至預示了矯飾主義（Mannerism）和巴洛克風格的崛起與風靡。設計建造烏菲齊美術館、撰寫《藝苑名人傳》的畫家喬治奧·瓦薩里（Giorgio Vasari）認為此作是「最著名、最美麗、最神聖的」，此言非虛。拉斐爾版的《基督顯聖容》，有着「平地起驚雷」的動態戲劇衝突；反觀傑拉德·大衛的版本，則更像是一種波瀾不驚、水到渠成的「亮相」，凸顯出尼德蘭繪畫傳統中的嚴謹、內斂與克制。傑拉德·大衛雖無法比擬拉斐爾的影響力，但兩幅具備白文藝復興藝術特徵的名作在風格上卻沒有優劣，唯有好惡。



▲三聯畫的中間主畫屏《基督在他泊山顯聖容》由傑拉德·大衛繪製。作者供圖

曬秋，大地上的豐收畫卷

每當秋風起，我總會想起故鄉的曬秋場景來。那是一幅鐫刻在記憶深處的豐收畫卷，是土地與農人共同譜寫的金色詩篇。

莊稼收上岸後，一擔擔穀子、花生、豆子、芝麻便開始大面積沐浴起了陽光。家家戶戶搬出竹區和曬墊，在院場、屋頂甚至村路旁鋪展開來，排對排如同接受檢閱的方陣。秋陽依舊保持着夏日的熱烈，將萬物鍍上耀眼的光芒：稻穀璀璨如鋪滿大地的金子，芝麻油亮如釉色般深潤，花生在陽光下泛着泥土的溫暖光澤，各色豆子則像點綴其間的寶石，構成農人最樸實的藝術創作。

在我的家鄉贛中平原，曬秋是一場從立秋延續到秋天的盛大典禮。天剛蒙蒙亮，祖母便推開木門，將大大小小的竹區搬到曬台上去。當她攤開第一區紅辣椒時，朝霞才剛剛染紅苦楝樹梢。「立秋曬滿區，秋分糧滿倉。」她一邊撒辣椒一邊念叨着祖傳的諺

語，鮮紅的辣椒在竹區裏鋪成了朝霞的模樣。

曬秋不僅是視覺的盛宴，更是農人智慧的結晶。國生叔總喜歡抓把穀粒揚手撒下，聽着穀粒落地時「啾啾」的脆響，他古銅色的臉上便會綻開笑容：「聽這聲兒，就知道乾透了。白露前後的太陽最養糧食，曬透的稻子能否到明年新穀下地。」他的背背沁着汗珠，在陽光下亮得像抹了層桐油。

鄉根大伯是種芝麻的好手，他在曬場邊搖動着篩子，芝麻如墨色瀑布般傾瀉而下。「晨曬芝麻晚曬粟，露水不沾才算熟。」他從不驅趕偷食的麻雀，總笑着說：「讓牠們也嘗嘗新。」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是曬秋中最動人的樂章。

如今，傳統的曬秋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在婺源篁嶺，曬秋已成為鄉村旅遊的亮麗名片。白牆黛瓦的徽派民居層層疊疊沿山勢鋪展，每家每戶的曬架上陳列着獨具創意

的豐收圖騰：紅辣椒拼成的五星圖案，玉米棒串成的黃金瀑布，南瓜片排成的八卦造型……遊客們驚嘆道：「這哪裏是曬秋，分明是大地藝術。」

曉玲是我在篁嶺鎮的農家樂的姑娘，正在用豆子創作《五穀豐登圖》。她手法嫺熟地用赤豆勾勒「豐」字輪廓，再用黃豆填充內部：「老祖宗傳下的曬秋要義是『三曬三晾』，現在加了新講究——曬要曬出花樣，晾要晾出精彩。」看着她手腕輕抖間豆粒如雨落定，我不禁為這種傳統與現代的完美結合而讚嘆。

隔壁的孫師傅因着和當年教我製茶的婺源師傅同姓，生出了親近。他正在曬製特產皇菊，朵大瓣厚的菊花在竹區裏綻成金色葵盤。「白露皇菊霜降茶，秋分曬菊正當時。」他拈起菊朵對着陽光端詳，花瓣通透如琥珀，「太陽不能太毒，露水不能太重，九曬九蒸才得一朵好菊。」

夕陽西下時，曬秋迎來最美時刻。餘暉給辣椒鍍上金紅，為稻穀抹上橙黃，把芝麻染成紫金。家家戶戶開始收曬，竹耙劃過穀物的沙沙聲、豆粒入袋的淅瀝聲、辣椒串相撞的清脆聲，合奏出秋日最樸實的樂章。

「霜降油茶白露粟，秋分曬透三年餘。」老農們望着滿倉成果，笑容在皺紋間舒展。那些曬過秋陽的糧食將被裝進穀倉，紮緊袋口，封存進歲月的窖藏。當冬雪覆蓋田野時，打開糧櫃的瞬間，會有整個秋天的陽光撲面而來。

曬秋，曬的是收成，曬的是希望，曬的更是農人對土地最深沉的愛。在這片金色的畫卷中，我們看到了傳統農耕文明的智慧，也看到了鄉村振興的美好未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曬秋將季節的饋贈轉化為延續生命的力量，讓豐收的喜悅在陽光下永恆綻放。

人與事
黃覺曼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